



廣島日記

蜂谷道彦著

578

广 島 日 記

蜂 谷 道 彦 著
曉 萌 王 無 為 譯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蜂谷道彦

ヒロシマ日記

朝日新聞社，1955

根據日本朝日新聞社一九五五年版譯出

廣島日記

〔日〕蜂谷道彦著

曉 萌 王無為 譯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乾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1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7\frac{1}{8}$ · 插頁1 · 字數157,000

1951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 定价(7)0.65元

統一書号 3003·324

封面設計者：孫 正 校對者：王明璽等

目 录

一	大地上最不幸的日子·····	1
二	焦土中的病房·····	23
三	国破山河在·····	47
四	失眠之夜·····	72
五	無穷的恐怖·····	92
六	那只狗也患了原子病·····	132
七	慢性原子病患者·····	164
八	暴風雨之后·····	193
	譯者后記·····	224

一 大地上最不幸的日子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

我沒想到今天會是遭遇這樣巨大考驗的日子，夜里因防空值班非常疲倦，回到家里走進客厅就躺下了。一個暑天的早晨，異常晴朗，蔚藍色的天空萬里無云，強烈耀眼的陽光照射着庭院里的樹木，濃密的樹蔭遮滿了庭院，真是美麗極了。我迷戀地向庭院眺望着，其實與其說是向外眺望，不如說是被這詩情畫意般的景色吸引住了。就在這個時候，突然連續發生了兩次強烈的閃光。庭院里每個角落甚至連背陰的地方都照得雪亮。真是奇怪：是鎂光的閃爍，還是電車的閃光呢？

我沿着陰暗僻靜的地方跑去，突然發現在我的眼前有傾斜的柱子要倒下來。我驚慌地，由柱子下面穿過，就拼命的逃跑，一直跑出走廊。我當時赤身露體，一絲不挂，連一件汗衫或短褲都沒穿。我連呼我妻子的名字：“八重子，八重子！”這時我回顧自己的右半身完全受傷了，我把扎在大腿上的一根木刺拔了出來。我覺得我由臉到嘴有一股熱烘烘的東西流下來，用手一摸，方知是血；并感覺臉上有一個洞，下嘴唇裂成兩半，脖子的右邊壓着一種東西，動作感覺困難。我用手一摸，是一塊玻璃。我馬上把玻璃拔出來，血漿立即涌出，一直流到胸前。我想这下糟了，這是“頸動脈”出血，恐怕完了。我大聲喊叫：“是五百公斤的炸彈爆炸了。”這時我的妻子由正房里跑出來，她左手托着右臂，臉色蒼白。我喊道：“喂！你還有救，

快逃吧！”我的妻子一声不响地紧随在我的后面。我們穿过破瓦礫堆，来到鄰居的門口，我剛一走到馬路上，脚下就踩在一个人的头上，只得連喊：“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毫無回声。細看时是一个青年軍官模样的人，身体被压在門底下。鄰居的房屋已經坍塌了，对門的房子也在搖搖欲墜，我家的房子冒出烟霧后也坍塌了。

我們不顧一切赶紧往医院那边走，走了二三十步就感到喘不过气来，脚重口渴。我向我的妻子連声說：“我要水，我要水。”在街的拐灣处，一个士兵茫然然站在馬路中間。我向他伸出手要手巾，他默默地把手巾遞給我。我接过手巾，圍在腰上遮擋着下体，可是走了兩三步手巾就掉了。我看見我的妻子圍着圍裙，我就取过来遮擋在腰前。这时就是赤身露体，連一点害臊的意思也沒有了。是由于流血过多呢，还是气弱呢？忽然感到走不动了。我成了一个血人，我的脚也坏了，右脚的行动尤其困难，看样子不能和我的妻子一起走到医院了。她的臉上也流出血来，脚上也完全是血。我想这样下去的話，恐怕要一同倒在路上了。我就叫我妻子先走一步，好叫人來救我。她盯住我似地瞧我的臉，然后就在昏暗的路上小跑起来了，她在拐灣的地方还回过头來望我。当我看不到她的时候，便立刻覺得不安起来。右腿上凝成了很大的血塊，右脚和左脚也完全是血。我無意地用手撥去血塊，伤口就又涌出血来。我当是血塊，原来是伤口边耷拉下来的一塊肉，我想糟了，可是后悔已經來不及了。我只得用手堵住伤口行走。我感到这好像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脚上走路，真是一心一意，不顧一切的行走。我的心一味想跑，然而我的脚却不听使喚。我的眼睛除了看到脚底下的东西外，別的好像一無所有。这时已經走到空曠無人的廣場，混凝土建筑的郵電局

和邮电医院已能看见了。我心里在叨念着：这回可好了，就是死也不致于找不着尸体了。

是因为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呢，还是因为到了广场，在我的眼前逐渐看见有一些人的影子，好像画上画的幽灵一样，还有那么两三个在蠕动着。再仔细一瞧，像那样子的人很多。一个同我一样赤身露体的妇人也满身是血，并抱着幼儿没精打采地走着。我转过头不去看她，想到：“这位太太好像早晨刚由澡盆里爬出来似的。”还碰到赤身露体一丝不挂的男人。道路旁也有躺卧着的老太太。大家都一声不响。

我找到邮电局门口时，首先见到的就是平素亲密的井口，也看到吉广。面熟的人是很多的，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虽然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熟人，我的胆子就壮起来了。井口赶紧跑来托住我。世良事务长也跑来了。我要走进去，世良不答应，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到工友房里去。通过走廊时，有很多受伤的人拥挤在门口的候诊室里，其中有我的两个邻人。我想我的邻居们恐怕都逃到医院里来了。他们用担架抬着我从一个窗框被炸毁的窗子把我抬进了房间里。我隔着窗户往外看，看见医院二楼和三楼的窗户框子都折断得七零八落，满目疮痍。

平素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贺户护士带着一付耽心的面容跑来看我。我托她给我拿一件睡衣和襪裤来，也托她给我伤口消毒。不知道溝口由那里来的，他也出现在我的枕边；佐伯老大娘也来了，大家都默默无言。我胸前的伤口非常疼痛，因为他们给我抹了碘酒。我说：“我不要抹碘酒啦，给我用水洗一洗吧。”

三楼的日光浴室冒出烟来了，不一会红黑的火焰窜了出来。我不由的喊叫说：“失火啦！”这时由走廊传来了事务长

的叫喊声，他大喊：“躲避，躲避！”我由家跑出来后，这是头一次听到人的声音。肃静的医院里顿时喧嚷起来，事务长的号令震醒了我的听觉。静寂的气氛突然为之一变，变成一片人间地狱的哭喊声了。过去我整个的神经一直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把周围的景况完全忘掉了。笹田来了，他也给我带来了精神。由于诊病室那方面传来了檜井的喊叫声，我想恐怕他和小山是在一同救火呢。

“着火啦，着火啦！拿水来，拿水来！”小山救火的喊声由那边传来。空中轟轟地响着，院内人声嚷着，我想战场上也不过如此吧！在事务长紧紧催促之下，我就在原来的担架上又由医院被抬到邮电局的院子里。医院里除了留下救火的和接待病人的人员外，其余的人完全躲避开了。大家全蹲在草坪的土岡上等待着火的熄灭，谁也不作声，沉默的时间很长，每个人都露出一付憂愁的面孔和不安的心情。空中有一片薄薄的黑东西掠过，是一块很大的鉛板在飞舞。大小无数的木片，有高的有低的，好像燕子一样在飞翔着。我正在仰望着空中的景色的时候，忽然感觉胸部很热，用手一摸，原来是火星掉在睡衣上，把睡衣给烧着了。我大吃一惊，急把火星拨去；可是刚把睡衣的火拨掉，又感到足部很烫，我连喊：“脚烫的很！”不知是谁把掉在脚上的火星也给拂去了。

从四層楼的邮电局的窗里冒出火来了，火燒的很快，蔓延所及，不一會兒把二楼、三楼、四楼全燒着了。風猛火烈，火勢好像橫写的一个“一”字，讓人看了胆战心惊。一楼里用作防彈裝置的圍板，虽然冒烟了，但是还没有起火。这时風向忽然变了，在風里还有很多破木头片子七上八下的飞舞着。这是龙卷風。我被卷在塵埃里面。旋渦里風又变了，火勢由鄰近的陸軍幼年学校校舍里忽然延燒到我們的头上。“啊！烫的

很！”这种声音也听到了。在我周圍的人都往四处逃散，大家都找到可隱身的地方爬下躲避起来。由于热風和火花乱飞，这里也不是很好的避难場所。看守我的人臉色忽然变了，他被火烤得受不了了。我站起来想要逃跑，但是右脚不能行动，于是我很悲壯的下定了决心：“你把我放下，不要管我；你逃你的吧！”大家穿过凶猛的火焰，向大門和后門跑，能逃多远就逃多远，我也被帶到邮电局的大門口，这是个用混凝土建筑的高大的大門。我和我的妻子都蹲着躲在大門口的旁边，笹田和賀戶护士兩人跟在我的身旁。馬路的对面簡直是一片火海，左右前后，四面八方都是火，只有我們站的这个地方沒有被火燒着。我們是在火里逃生。救火人員用水管子澆起来了，水管子向我們这方面噴来了水，这种用意固然可感，但因为水太凉，我的身子直打哆嗦，又因流血太多，再加身体又都给澆湿了，所以感觉身寒气微，胸中很悶，心臟要爆炸似的。我說出一句話：“太痛苦了。”然后我用微弱的声音吐出：“我已經不行了。”这时我以为笹田在摸我的脉膊，不料他給我注射了兩三針强心剂，賀戶护士也連續給我打了兩三針强心剂。注射后，精神稍好一些。天空中伴随着强烈的風暴，降下了一些大的雨点来。一樓也燃燒起来，一直燒到大門口，連这个地方也不是安全的所在了。

在强風的压抑下，我的視力所及完全是一片火海。邮电局、医院也全燒起来了，混凝土建筑的窗戶鉄框在火焰中燒的通紅，来回搖幌着。火球子在飞舞，我的眼前就掠过一個很大的火球子。这时不知由那里又澆来一管子水，檜井一个箭步闖过来把我拉起来了。我以为他要握着我的手腕拉着我走，不料他把我扛在他的肩上，开始找寻安全地帶。我气息奄奄，簡直沒有动彈的勇气，檜井絕不答应我自己行走，非扛着我走

不可。这时我觉得真不如死了的好，太痛苦了。我想死也不致于这样痛苦。以后我就墜在“五里霧中”，經過了哪些地方，怎样走的，我全不知道。不知不觉之間，我被扛到郵電局正門前的一个空曠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居民早已疏散开了。佐伯老大娘由防空壕走上来对我說：“大夫，您好些嗎？現在已經沒关系了，北面的火已經着完了。請您打起精神来吧。”这位老大娘好像安慰兒子一样的說出了这番話。由于这位老大娘一番安慰，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我認為我是不会被火燒死了。哦！怪不得北面的火着完了，原来北边的民房連一間房子也沒剩下。燒死的恐惧感現在已不存在了。空中仍然很灰暗，我想已經接近黃昏。医院的二層樓又冒起烟来了，虽然冒烟，但是不必担心，火势是不会蔓延起来的，因为火只会在它能燃燒的范围以內燃燒，一切既燒完了，它無物可燃，自然也就自消自灭了。

由于小山和檜井的英勇救火，一層樓的火終於沒有着起来。医院前面的馬路上是兩三个病人，还是死人呢？总之他們一动也不动，橫躺豎臥地倒在那里。在北面和东面人們視力所及的范围內，由于燃燒的結果，都变成了荒涼的廢墟。牛田山和饒津的森林，通过烟霧，看上去似乎就在眼前。房子都燒光了，广島也显得非常狹窄了。我們终于在烈火中保全了生命，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喜上眉宇。不知是由于風向关系，还是因为烟霧，空中逐漸黑暗起来了。这时突然听見敌机来襲的声响，大家以为又要重演剛才的悲劇，不覺胆战心惊起来。

“胜部大夫！”我听見了护士叫喚胜部大夫的声音。

“是胜部大夫！啊，确实是胜部大夫”！佐伯老大娘露出很高兴的面孔，面对着我这边說：“您的胜部大夫来了，”意思是叫我向医院大門那方面看。胜部大夫沒有注意到我們，而

我們大家的視線却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他很快的走到病房里去了。胜部大夫由那里来的呢？胜部大夫的到来，一时成了大家談話的資料。由于外科大夫的来到，我更有依靠了。不一會兒，大家抬着我，把我送进医院。由于爆炸所引起的烈風，医院里太平間的門戶都給吹掉了，我被大家由这个門抬进去，一直到了外科治疗室。

仅仅把我抬了一百公尺左右，我的心就跳的很厉害。是把我抬在手术台上了，还是放在桌子上，我不大知道。总之是在一个硬的台子上，开始縫我的伤口。在背、腰、腿、臉、脖子、臂膀、手腕上，大小伤口有三十几处，这些伤口都給我縫上了。縫臉上的伤口和唇上的伤口时，稍覺有些疼痛，而縫其他伤口时，簡直沒有疼痛。縫完后，我因为想睡，簡直睜不开眼睛。治疗完畢就把我移到隔壁的房子里去，这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睡覺。日落西山，黑暗的天空又紅起来了。广島还在燃燒，熊熊的火焰，騰空而起，好像要把天空燒焦，紅色的烟霧还不断地冲上云霄。我隔着窗戶眺望着天空，不觉进入了夢乡。

八月七日

昨晚一夜酣睡，把一切都忘掉了。喧嘩声和伤号的呻吟声，才把我吵醒。醒来时，太陽已經升起很高了，陽光从沒有窗帘和玻璃的窗戶上照射进来，光綫强烈刺眼，早上显得非常炎热。我沒有想到鉄窗戶框子会被炸飞了，也沒有想到室内的东西堆的乱七八糟，現在我开始知道我是在撒滿碎玻璃片子的手术台上睡覺呢。在混凝土建筑的牆壁上和頂棚上好像撒芝麻似地布滿了大小無數的伤痕，大部分都是碎玻璃崩的，牆壁上大的伤痕都是由于窗戶框子和器具撞的。再仔細一看牆壁的角上都有了裂紋，这都是因为爆炸而引起的。掉了上

面一部分的耳鼻喉科的手术台和坏了的太陽灯都倒在地上。怎么坏的这样惨啊！虽然我曾經想到破坏一定很厉害，但絕沒有想到混凝土的牆壁上也裂了大縫子。昨天照顧我的笹田受了很重的火伤，我以为他一点也沒有受伤，其实他的伤势很重。他的臉腫着，两个手腕也用繃帶包起来了。現在除了說話的声音外辨別不出是笹田了，他已經完全失掉原来的面貌了。我的妻子在我的右边，臉上也塗了一層白藥膏，和笹田一样，好像是个妖怪。用繃帶把右手吊起来的受伤很輕的賀戶护士，坐在我与妻子的中間，一宿沒睡，守护着我們。我的妻子轉过臉来向我說：“昨夜你好像是很痛苦吧？”賀戶护士附和着說：“昨晚一晚他确实很痛苦，我还驗了几次他的呼吸呢，”藤井先生的妻子靠在室內与走廊之間的長凳子上，帶着憂郁的臉出神地向窗外眺望，她好像沒有受到甚么重伤。我听說她产后不久，嬰兒就死了，女兒現在又行踪不明，所以更覺得她痛苦万分。我打听藤井先生哪里去了？賀戶护士說：“他昨晚为找女兒出去了，到現在還沒回来。”

用三角巾把手腕吊在脖子上的小山由那边走来了，他的头上也纏着繃帶。我想到他虽然受了重伤，还想把工作坚持下去，我不由的被感动得眼泪都涌出来了。沒有受伤的胜部和小山一同到我这边来了。在白衣上染滿了血迹的外科护士高尾也跟随在他們的后面，高尾沒有受到甚么伤，她們都是徹夜照顧着受伤的病人。汽車司机井口利用汽車的發電設備把燒坏的汽車前灯摘下来弄亮，所以昨晚一夜才能給伤号动手术，大家都异口同声說他对工作帮助很大。这情况仅我一个人不知道。医院里所有受輕伤的職員也都出来照顧伤号。帶有古代武士面貌的小山望着我，安慰我說：“先生，放心吧，已經不碍事了。”給我縫伤口的胜部大夫摸着我的脉膊說：“先生

的伤口虽然很多,但都不是致命伤。”随后他詳細地告訴我动手术时的情况,我听到我肩上的伤口那么大,吃了一惊。可是他倆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开始安下心来。我問:“有多少受伤病号到医院来?”小山想了一会說:“大約有一百五十名左右。”小山又繼續說:“其中也免不了有死亡的,走廊和廁所脚都踏不下去,到处都是伤号。总之,医院里能容納人的地方,不論那兒都塞滿了伤号。”胜部大夫点点头对小山說:“只楼梯底下就有五、六名,医院外边院子里大約还有四、五十名。”他倆开始商量說:“必須要想办法整理一下,否則,走廊簡直不能走路。”

連一盞灯也沒有的医院里塞滿了病人,由于伤号的吐瀉,一夜之中就把医院弄得污穢不堪。在我們医院里的人們之中,有的是死守住医院的,有的是逃跑晚了無处可逃的,有的是無力再逃而摸到医院来的,这些人都留在医院里了。可是他們半数以上都受了伤,而且是重伤号。同时我們医院周圍完全被燒光了,連一間房子也不留。因为不仅是医院附近全是木头房子,就連距离医院数百公尺以內也都是木头房子,所以被燒得片瓦無存。仅医院和邮电局的混凝土建筑物,还凄然矗立在瓦礫堆里。靠近爆炸中心的是兵营,兵营的对面是練兵場,練兵場的对面是市中心,由市中心逃出来的人都向白島街、牛田街(街日文作町,地圖上仍按日文原名作白島町、牛田町,其他同。)兩处逃跑。有一些逃晚了的人,躲到我們医院来了。他們都是很重的伤号。当然不但沒有医生、护士伴随,而且就連照顧伤号的人也几乎来的很少。他們都是毫無秩序的涌入医院里,至今也沒有整頓安排。由于吐瀉的情况非常厉害,不能走的伤号不但大小便要撒在床上,就連嘔吐的东西也弄的滿地皆是;能走路的伤号都摸索到前后門口去小便或大

便，一夜之中人們踩來踩去把醫院門口弄的到處都是糞便。因無便器，又無人打掃，只好听任糞便堆積了。至多不過是為了來往走路方便整理一下走廊里的傷號。處理死人倒比較容易。如果要想清掃走廊和室內的糞便，就必須有傷號的更換場所，這件事很難辦到，不能和平日相比。而且火傷傷號被火燒的皮都剝得光禿禿的令人毛骨悚然，很難着手移動。我听聞人們的談論，才了解到醫院的面貌，沒有想到原來被炸得這麼厲害。我很想起來看看醫院的模樣，但勝部大夫不許可，他說，至少須要等到一個禮拜拆傷口縫後才能起來。以後陸續來看望我的醫院和郵電局的職員，幾乎全都受了傷，就連重傷號也瞧我來了。使我如坐針氈，內心非常不安。我想我受傷倒好了，假如我沒有受傷，怎麼能和這麼多人見面。

西村大夫由岡山縣來看望我來了。西村大夫是岡山縣的醫師會長。他是我大學的同學，是我們學校划船組的老前輩，和我很要好。他一看見我眼淚就奪眶而出。他說道：“喂！你还活着那很好，大家都在挂念你，昨晚听说广島被新式武器炸了，所以我才坐着大卡車來了。報道說沒什麼大損害。但是到此一瞧，真是令人吃惊，炸的这么厉害，你怎么样，沒死就很好……”他还把沿途所見的混亂情况也對我詳細說了。我和在坐的人初次听聞这种凄慘的情景，个个都目瞪口呆，啞然不知所措。我托西村老前輩急速告訴我故鄉的母亲，說我和妻子都還活着，也重複的托他把這個信息告訴我的妹妹，因為我的妹妹是在岡山縣三門居住。西村老前輩一口答應下來了。并且他还答应要派醫生和護士來支援我們。

田淵先生由牛田街來瞧我來了。他的臉和手也受傷了，但不是很重的傷。先生是正在自己住宅的里院整理樹木的時候被炸的。他說道：“只感覺眼前亮光一閃，臉上發燙，正在感

覺奇怪的一刹那，由爆炸引起的風吹來了。我的房子雖然沒有倒，可是却被吹歪了，屋里屋外馬上呈現一片混亂。我和我的妻子就是这个樣子，幸而並沒有受到重傷。亮次昨夜也安全的回來了，使我們放心了。亮次不知通過甚么地方回來的，他頭部受了一些輕傷，可是却極有精神。昨天我在家里看見這邊一片火海，沒想到你還能活着，沒有死总算很好。雖然我家房子也要塌了，但比這裡還要好一些，請到我家去吧……。”

先生說了一番關心我的話，并繼續談到遭受災害的情況說：“昨天往後邊的河那方面逃出的傷號，真是絡繹不絕。有的被燒得連臉和手的模樣都看不清了，有的被燒得腫脹不堪，有的被燒得連皮都沒有了，也有的被燒壞的肉好像衣衫襤褸似地耷拉着。總之，那種淒慘情況真叫人目不忍睹。他們好像螞蟻的行列在山下的道上爬一樣，一直繼續了一夜，今早我通過了二重堤，兩旁仍有同樣的傷號塞滿了道路，簡直迈不開腿。火一直燒到石燈籠那邊，在被燒的和殘留下來的房屋的邊緣上，也有很多的傷號，并堆着很多搶救出來的東西，真是難以通行。燒得太厲害了。”他繼續慢慢地談着，熟悉牛田街的我，聽到那種混亂的情況，就好像親眼看到一樣。破了兩半的嘴唇、面頰上縫有一寸多長傷口的我，想開口答話是辦不到的。況且勝部大夫根本嚴格禁止我談話，所以我只好用手和眼睛表達我的意思。非常了解我內心的田淵先生，把我想要知道的事情都接二連三地談出來了。

不知甚么時候勝谷先生來在田淵先生的旁邊。他是專誠由地御前找到這兒來看望我的。當我看見勝谷先生的時候，他正用手帕擦着眼淚。勝谷先生為人熱情，他慢慢的走到我的枕邊。

“先生！您不要緊吧？”他一面用哭泣的聲音吐露出這句

話，一面擦他那大滴的泪珠。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胜谷先生又面向我的妻子和笹田那方面，并对那边的伤号和职员說：“昨天我無論如何也到不了这里。”他把他的心情完全都表达出来了。他接着就談起灾害的情况說：“来到三篠桥看不见城我就大吃一惊。当时只能看见旁边的比治山和邮电局矗立在眼前。我想这算完了。四下的火还在燃燒，我真沒想到会是在这里得救了。先生，您真是命該不死啊！昨天我想由己斐街經福島街到这来看看，可是無論如何也过不来。由于火和烟没有办法，今天我向另一个方向走，繞了一个大圈子才来到这里，沿着电车道直接走来，那电綫、車輛、受伤的人、死人、滿街皆是。我好几次想要把自行車扔掉走来。先生先生！真有一些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情，在三篠桥有一个騎自行車的人，騎在自行車上，身靠着欄杆就死去了。死的真奇怪，难道真有那样的事嗎？”胜谷先生似乎对那件事情感觉很奇怪，反复說那个死人，然后才繼續轉移到以下的話題。

“死人好像在三篠桥的上下最多，确实是最多。像是想到河边飲水而死的最多。在水里也有活着的，还有死了漂在水上的，太多了。成百上千的人大概都是被火燒得难忍而逃到水里淹死的。倒在道路兩旁的口口声声喊要水，但是沒有水。看見那种悲慘情况，心里都难过得走不动路了。在水里的死人有的腫得很大，还在水上漂流呢。比那还慘的就是士兵，無論哪个士兵由腰部以上完全被燒得連皮都沒有，变成光秃秃的直往下流膿水。士兵好像一致規定由耳朵以上到頭頂扣着一个碗似的沒有被燒坏。有的耳朵燒掉臉上也辨不清，就連哪边是前边哪边是后边也看不清楚，像这样的人仅頭頂保存下了，像扣着一个碗一样。大概那是因为戴着战斗帽子的关系。有一个士兵臉上燒的辨不清，但仅露出潔白的牙齒說要

一口水。可是一滴水也沒有，从那时以后他就沒有声音了，我只好对着他合掌而拜，恐怕那是他最后說出的一句話，真是可憐極了。士兵好像是脫着上衣受上級訓話的时候被炸的。

胜谷先生一面搖着身子，一面談市內的情况。他对来到我这里的人都要慰問一番，这些人聚在一起，于是听他談話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不知是誰問起胜谷先生炸彈落下来的时候是甚么样子的。

“昨天早晨是在乡軍人点名的日子，当早飯剛剛完畢，我正想吸烟的时候，突然有一道炸彈爆炸的亮光并有强烈的气压。我不知不觉的大叫一声‘炸彈炸了！’就逃进防空壕里去。不一会兒就有很大的声音响了。那是非常响亮的声音。我慌慌張張的赶紧推我的妻子往壕里边去，我又馬上出来到倉庫的屋頂上往四周一望。”

胜谷先生指手划脚說出了以上这番話，他越說声音越大，并且很激动。

“广島那边有一大股濃黑烟升向空中，我想这非同小可，就馬上跑到廿日市的点名場，我向点名司令說赶紧救援广島去，可是他不理睬我，我一点办法也沒有。点名司令怒气冲冲地說：‘不必大惊小怪，扔一兩個炸彈对广島算不了甚么。’由于他坚决这样說，使我气馁了。可是我是村中在乡軍人的分会長，所以坐臥不安。我打听村中的人到哪里去了，都說到宮島参加义务劳动去了。我想这下糟了。叫大家赶紧回到村里改变方向到广島去救援。正在准备編成救援部队开往广島去，不知什么时候，第一个情报傳来了，說广島完全被毀灭。已斐那边不能走了。并說有很多的受伤者，沿着公路和鉄路綫正往这边来呢。我就急急忙忙騎上自行車来到五日市附近碰見受伤者了，受伤者的行列好像螞蟻的队伍一样連綿不断。我